

父执部艺文一

上郎侍郎书

宋王安石

某启伏念先人为韶州明公使按其部存全挽进谊固已厚先人不幸诸孤困口而又遭明公于此时闵闵煦煦视犹子侄两世受惠缺然不报惟其心不敢一日置也身贱地远又不敢辄以书通左右得邑海上道当出越庶几进望庭下解积年企仰之意失于问听到越而后知安车迁在杭也不敏之罪无所辞诛伏惟尊明赦之不遽弃绝以终夙昔之赐幸也不敢必然觐也既到职下拘于法不得奔走以詞下从者伏惟以道自寿下情不任惓惓之至

父执部艺文二

诗

送同年子张盥

唐刘禹锡

尔生始悬弧我作座上宾引箸举汤饼祝词天麒麟今成一丈夫坎坷愁风尘长裾来谒我自号庐山人道旧与抚孤悄然伤我神依依见眉睫默默含悲辛永怀同年友追念出谷辰三十二君子齐飞凌烟旻曲江一会时后会已雕沦况今三十岁阅世难重陈盛时一已过来者日日新不如摇落树重有明年春火后见琼璜霜余识松筠肃机乃独秀武抱一绝伦尔今持我诗西见二重臣成贤必念旧保节在安贫清时为丞郎气力侔陶钧乞取升斗水因之云汉津

父执部总论

礼记

曲礼

见父之执不谓之进不敢进不谓之退不敢退不问不敢对此孝子之行也

注

敬父同志如事父

疏

自上诣下曰见自下朝上

曰见父之执谓执友与父同志者也或故往见或路中相见也

集 说

毛氏信卿曰人之为善必自夫不

敢始自夫有所敢而后无忌惮无忌惮则无所不至矣不敢则有敬畏之心敬畏之心存则何往而非善见父之执而进退答问之间皆有不敢之心非孝子能若是乎经言见父之执必先言为人子之孝如所云三赐不及车马此言人子之孝也必继之以见父之执不谓之进不敢进之言为人子者出必告此言人子之孝也必继之以年长以倍则父事之之言与坊记言君子弛其亲之过而敬其美必继之以于父之执可以乘其车不可以衣其衣之意同盖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则不孝其亲而敬其父之执可乎爱亲者不敢慢于人敬亲者不敢恶于人则孝于其亲而不敬父之执可乎故孝于亲则必敬父之执敬父之执必本孝于其亲此经所以相次言之

父执部杂录

礼记檀弓父之友哭诸庙门之外

丧大记既葬父之友食之则食之矣

坊记子云于父之执可以乘其车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广孝也

大戴礼记曾子本孝篇父死三年不敢改父之道又能事父之朋友又能率朋友以助敬也

晋书礼志父之执友有如子之礼

杜甫诗集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

齐东野语前辈事父执之礼甚严汉马伏波有疾梁松来候之独拜口下援不答松去诸子问曰梁伯孙帝口贵重公卿莫不惮之大人独不为礼援曰我乃松之父友也虽贵何得失其序乎王丹召为太子少傅大司徒侯霸欲与交友遣子昱候于道迎拜车下丹下答之昱曰家君欲与君结友何为见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许也然则答拜乃疏之耳至国朝

东都时此礼犹在韩魏公留守北京日李稷以国子博士为漕颇慢公公不与较待之甚礼俄潞公代魏公为留守未至扬言曰李稷之父绚我门下士也闻稷敢慢魏公必以父死失教至此吾视稷犹子也果不悛将庭训之公至北京李稷谒见坐客次久之着道服出语之曰而父吾客也只八拜稷不获已如数拜之此事或传李稷为许将熙宁初吕晦叔子谒欧阳公于颍上疑当拜与否既见叙拜文忠不复辞受之如受子侄之礼二子既出深叹前辈不可及崇宁间陆佃农师在政府日有大卿岑象先口起于农师为父执一日来访延之堂奥具冠裳拜之既而岑作手简来谢云前日登门展庆蒙公敦笃事契俾纳贵礼于公有撝谦之光使老者增僭易之过然大将军有揖客古人以为美谈今文昌纲辖有受拜客顾不美于前人乎前辈遇通家子弟初见请纳拜者既受之则设席望其家遥拜其父祖乃始就坐盖当时风俗尚厚虽执政之于庶官亦讲此礼不以为异也自南渡以后则世道日薄矣然余幼时犹见亲旧通家初见日必先拜其家影堂然后请谒此礼今亦不复见也

清波志自昔名贤严于辈行尤笃通家之好子弟见父执必拜或立受或答半礼呼以排年或称小字书问以从表兄叔自处尝记秦内翰守宣城一族叔见于公厅稠人中叙至次乃举小字以审之今则拜礼施显宦则有佞贵之嫌为父执者亦恐凭籍而为我累通家之契替矣

读书镜吕申公二子谒欧阳公于颍上入见公纳拜出则二子相叹以为不可及韩魏公留守北京李稷以国子博士为漕颇慢公公不为较待之甚礼俄潞公代为留守未至扬言云李稷之父绚我门下士也闻稷敢慢魏公必以父死失教至此吾视稷犹子也果不悛将庭训之公至北京李来谒坐客次久之公着道服出徐语曰而父吾客也只八拜稷不获已如数拜之尹师鲁以贬死其子朴方襁褓既长韩魏公

闻于朝命官魏公到北京荐为属教育之如子弟朴少年有才所为或过举魏公挂师鲁之像哭之马援有疾梁松来候独拜口下援不答诸子问曰梁伯孙帝口贵重朝廷公卿莫不惮之大人奈何独不为礼乎援曰我乃松父友也松怀不平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之印口葬城西妻子草索诣阙请罪帝出松书示之方知所坐夫纳拜以定其公正言以折其傲泣像以动其心此三君子之行事皆古人也若如援之挟长当松之挟贵遂至执友之谊不复可施而前辈一切执手殷勤之诲亦从此杜口矣可叹哉利玛窦友论孝子继父之所交友如承受父之产业矣

父执部纪事

汉书叙传班彪字叔皮幼与从兄嗣共游学家有赐书内足于财父党扬子云以下莫不造门

世说补马伏波尝有疾梁松来候之独拜口下不答诸子问曰帝口贵重奈何不为礼伏波曰我乃松父友虽贵何得失其序

后汉书朱晖传晖与同郡陈揖交善揖早卒有遗腹子友晖常哀之及司徒桓虞为南阳太守召晖子骈为吏晖辞骈而荐友虞叹息遂召之其义烈若此

陈蕃传蕃字仲举汝南平舆人也蕃年十五尝闲处一室而庭宇芜秽父友薛勤来候之谓蕃曰孺子何不洒埽以待宾客蕃曰大丈夫处世当埽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甚奇之

王朗家传朗与沛国名士刘阳交友阳以汉室渐衰知太祖有雄才恐为汉累意欲除之而事不会及太祖求其嗣子甚急其子惶恐走伏无所阳亲旧虽多莫敢藏者朗乃纳受积年及从会稽还又数开解太祖乃释之

世说新语陈太丘与友期行期日中过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后乃至元方时年七岁门外戏客问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与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

不至则是无信对子骂父则是无礼友人惭下车引之元方入门不顾

贫士传吴佑者不知何地人也年二十丧父居无担石而不受贍遗常牧豕于长垣泽中行吟经书遇父故人谓之曰卿二千石子而自业贱事纵子无耻奈先君何佑辞谢而已守志如初

魏志陈群传群父纪有盛名鲁国孔融高才倨傲年在纪群之间先与纪友后与群交更为纪拜由是显名

蜀志张裔传裔少与犍为杨恭友善恭早死遗孤未数岁裔迎留与分屋而居长大为之娶妇买田宅产业使立门户

晋书解系传系父修魏琅邪太守时荀勖门宗强盛朝野畏惮之勖诸子谓系曰我与卿为友应向我公拜勖又曰我与尊先使君亲厚系曰不奉先君遗教公若与先君厚住日哀顿当垂书问亲厚之悔非所敢承勖父子大□

郑袤传袤父泰有高名袤少孤早有识鉴荀攸见之曰郑公业为不亡矣随叔父浑避难江东时华歆为豫章太守浑往依之歆素与泰善抚养袤如己子

虞潭传字思行潭之兄子也与谯国桓彝俱为吏部郎情好甚笃彝遣温拜使子谷拜彝

宋书蔡廓传廓子兴宗十岁失父哀毁有异傅隆与廓相善兴宗修父友敬

南史刘□传□子悛悛弟子孝绰幼聪敏七岁能属文父绘齐时掌诏诰孝绰时年十四绘尝使代草之父党沈约任昉范云等闻其名命驾造焉昉尤相赏好范云年长绘十余岁其子孝才与孝绰年并十四五及云遇孝绰便申伯季乃命孝才拜之

北齐书陆□传□少机悟好学不倦甚为河间邢邵所贵邵父与□父子彰交游尝谓子彰曰吾以卿老蚌遂出明珠意欲为君纪可乎由是名誉日高

唐书郝士美传士美年十二通五经史记汉书皆能成诵父友萧颖士颜真卿柳芳与相论绎尝曰吾曹

异日当友二郗之间矣

沈既济传既济子传师字子言材行有余能治春秋工书有楷法少为杜佑所器贞元末举进士时给事中许孟容礼部侍郎权德舆乐挽毂士号权许德舆称之为孟容孟容曰我故人子盍不过我传师往见谢曰闻之丈人脱中第则累公举矣故不敢进孟容曰如子可使我急贤诣子不可使子因旧见我遂擢第

旧唐书李泌传泌子繁少聪警有才名无行义泌与右补阙翰林学士梁肃友善尝命繁持所著文请肃润色繁亦自有学术肃待之甚厚因许师事日熟其门及肃卒繁乱其配士君子无不叹骇

北梦琐言太尉李德裕神俊宪宗赏之坐于膝上父吉甫每以敏辩夸于同列武相元衡召之谓曰吾子在家所嗜何书意探其志也德裕不应翌日元衡具告吉甫因戏曰公诚涉大痴耳吉甫归以责之德裕曰武公身为帝口不问理国调阴阳而问所嗜书者成均礼部之职也其言不当所以不应吉甫复告元衡大□由是知名

全唐诗话魏公崔铉元略之子也为儿时随父访韩宣公滉滉指架上鹰令咏焉吟曰天边心胆架头身欲拟飞腾未有因万里碧霄终一去不知谁是解绦人滉曰此儿可谓前程万里也宝历三年登第久居廊庙三拥节麾

宋史郭从义传其先沙陀部人父绍古事后唐武皇忠谨特见信任赐姓李氏绍古卒从义纔卅角庄宗畜于宫中与诸子齿明宗与绍古同事武皇情好款狎即位以从义补内职累迁内园使

苏易简传蜀人何光逢易简父之执友也尝任县令坐赂削籍流寓京师会易简典贡院光逢代人充试以取贸易简于稠人中屏出之光逢遂造谤书斥言朝廷事且讥易简易简得其书以闻逮捕光逢狱具坐弃市易简以杀光逢非其意居常怏怏母薛氏以杀父执切责之易简泣曰不谓及此易简罪也

吕公着传公着子希哲以荫入官父友王安石劝其勿事科举以侥幸利禄遂绝意进取安石为政将置其子雱于讲官以希哲有贤名欲先用之希哲辞曰辱公相知久万一从仕将不免异同则畴昔相与之意尽矣安石乃止

邵伯温传伯温康节处士雍之子也雍名重一时如司马光韩维吕公着程颐兄弟皆交其门伯温入闻父教出则事司马光等而光等亦屈名位辈行与伯温为再世交故所闻日博而尤熟当世之务光入相尝欲荐伯温未果而薨

张洎传洎与张昺议事不协遂为雠隙始以从父礼事昺既而不拜

陈君仁传君仁字安行兴化军人父太府少卿膏娶明州汪氏女因家焉君仁年十四而孤以荫授铅山尉绍兴二十一年举进士秦桧与膏有故有劝以一见可得美官君仁曰是有命焉终不自通

陈垞传垞字和仲庆元府鄞人大父叔平与同郡楼钥友善死钥哭之垞纔四岁出揖如成人钥指盘中银杏使属对垞应声曰金桃问何所据对以杜诗鸚鵡啄金桃钥然曰亡友不死矣

赵与欢传袁士宋斌少从黄干李燔登朱熹之门学禁方严羈旅困沮年且八十与欢延之事以父行奏乞用旌礼布衣故事死葬西湖上岁一祭焉

袁甫传甫迁起居舍人时朝廷以边事为忧史嵩之帅江西力主和议甫奏曰臣与嵩之居同里未尝相知而嵩之父弥忠则与臣有故嵩之易于主和弥忠每戒其轻易今朝廷甘心用父子异心之人臣谓不特嵩之之易于主和抑朝廷亦未免易于用人也疏入不报

传讲杂记予少时诣父执欧阳公王荆公司马温公欧阳公拜则立扶之既再拜则又拜多其慰抚之如子侄及传达正献公语乃变容唯唯见荆公温公皆先答拜俟叙述事然后跪扶之

闻见前录尹师鲁以贬死其子朴方襁褓既长韩魏

公闻于朝命官魏公到北京荐为属教育之如子弟
朴少年有才所为或过举魏公挂师之像哭之朴
亦早死乌乎魏公者可以谓之君子矣

韩魏公留守北京李稷以国子博士为漕颇慢公公
不为较待之甚礼俄潞公代魏公为留守未至扬言
云李稷之父绚我门下士也闻稷敢慢魏公必以父
死失教至此吾视稷犹子也果不悛将庭训之公至
北京李稷谒见坐客次久之公着道服出语之曰而
父吾客也只八拜稷不获已如数拜之

清波杂志辉忆年及冠从父执陈彦育序游钟山陈
题三四诗于八功德水庵之壁寒骑瘦马度山腰目
断青溪第一桥尽是帝王陵墓处野风荒草暝萧萧
十年尘土暗衣巾乱走江乡一病身西第将军成底
事北朝开府是何人止记其二陈句容人素与先人
厚善先人尝次其韵雄压吴头控楚腰千峰环拱冶
城桥黄旗紫盖旋归汉古刹凄凉尚号萧北岳经行
匪滥巾相陪来现隐沦身春萝秋桂还吾辈白浪红
尘付若人皆书于壁二十年后再过之皆不存矣

彦周诗话仆年十七岁时先大夫为江东漕李端叔
高秀实皆父执也适在金陵二公游蒋山仆虽年少
数从杖履之后在定林说元微之诗引事当有出处
屈曲隐奥高秀实皆能言之仆不觉自失因思古人
读书多出语皆有来处前辈亦读书多能知之也

曲洧旧闻刘道原自洛还庐阜时过淮南见晁美叔
美叔呼诸子拜之道原曰诸郎皆秀异必有成立无
为詖学但自守家法他日定有闻于世詖学已为今
日患后三十年横流其患有不可胜言者恕与公老
矣诸郎皆自见之勿忘吾言

见闻搜玉赵忠定汝愚初登第谒赵端彦德庄庄尝
与愚父兄游语之曰谨毋以一魁置胸中又曰士大
夫多为富贵诱坏又曰今日于上前得一二语奖谕
明日于宰相处得一二句褒拂往往丧其所守者多
矣忠定拱手曰谨受教

元史刘因传因蚤丧父事继母孝有父祖丧未葬投

书先友翰林待制杨恕怜而助之始克襄事

金履祥传履祥笃于分义有故人子坐事母子分配为隶不相知者十年履祥倾资营购卒赎以完其子后贵履祥终不自言相见劳问辛苦而已

辍耕录吾乡陈刚中先生临海县人国初时尝为僧以避世变一日大书所作诗于其父执某之粉墙上云我不学寇丞相地黄变发发如漆又不学张长史醉后挥毫扫狂墨平生绀发三千丈几度和云眠石上不合感时怒冲冠天公罚作圆顶相肺肝本无儿女情亦岂惜此双鬓青只忆山间秋月冷搔首不见鬢松影父执见之曰此子欲归俗也呼来馆之命养发经半年余谓曰汝当娶吾将以女事汝先生辞谢再三既而命寓他所遣媒妁行言择日迎归父执喜曰五马入门矣先生虽获佳偶自妻母以至妻之兄弟弟妹皆不然遂挈家入京馆阁诸老交章荐举入翰林会朝廷遣使交趾授先生礼部郎中副之至交州尝有诗曰老母越南垂白发病妻塞北倚黄昏蛮烟瘴雨交州客三处相思一梦魂及抵安南国以文字言语谕之其国遂降将其世子并国相入朝后以功授治中典乡郡终老焉若父执者可谓识人也

明外史李思齐传至正二十五年封思齐许国公寻加平章政事邠国公思齐故与察罕乡里同起兵齿位相埒无所降屈察罕死扩廓总天下军以檄檄思齐思齐怒曰吾与若父交若父进酒三拜然后饮若发未燥敢檄我耶令一骑毋出关

古穰杂录康斋先生父任司成祭酒胡父执也自京还家往谒之至大门四拜而退明日又造其宅方请见曰昨日已行拜礼今日长揖问其故曰先生父执也面拜恐劳尊

见闻搜玉太和刘伯川善观人陈孟洁杨士奇皆以故人之子入见因雪留饮命各赋诗洁云十年勤苦事鸡口有志青云白玉堂会待春风杨柳陌红楼争看绿衣郎奇云飞雪初停酒未消溪山深处踏琼瑶不厌寒气侵人骨贪看梅花过野桥伯川顾洁笑曰

风流进士顾奇笑曰子当大用尚勉之卒如其言岂非诗言志耶

太平清话李太仆应祜陆参政容庄定山昶吴文定公宽谢礼侍铎沈处士周吕太常皆衡山先生父之交也先生不敢自托于诸公各赋一诗命曰先友列朝诗集文征仲长洲人父温州守宗儒有名德吴原博李贞伯沈启南皆其执友征仲受文法于吴受书法于李受画法于沈而又与祝希哲唐伯虎徐昌国切磨为诗文其才少逊于诸公而能兼撮诸公之长

浙江通志黄孔昭字世显年十四父母相继歿于京师扶丧归葬哀毁骨立既长父执友建宁守贺滋因其贤欲举为松溪训导孔昭曰士之出处乃藉人邪不就

江宁府志王冯字杲青四川学宪芝瑞公子至性过人豪爽有大节芝瑞死王事口葬瑞州西郊之梅庵冯家赤贫徒跣奔迎经营逾年间关万里奉柩以归时六合潘公士奇与芝瑞同官同志同患难同葬梅庵冯载与俱归方起榭时见庵侧更有两棺暴墙隅询之庵僧曰此故广东直指顾公之俊及其父棺也之俊与芝瑞为患难交芝瑞殉时之俊为经纪其丧冯尝从旅壁读之俊文心仪之至是悲感不胜乃葬之俊父于己父圻葬之俊于潘公圻各碣其墓而表志之